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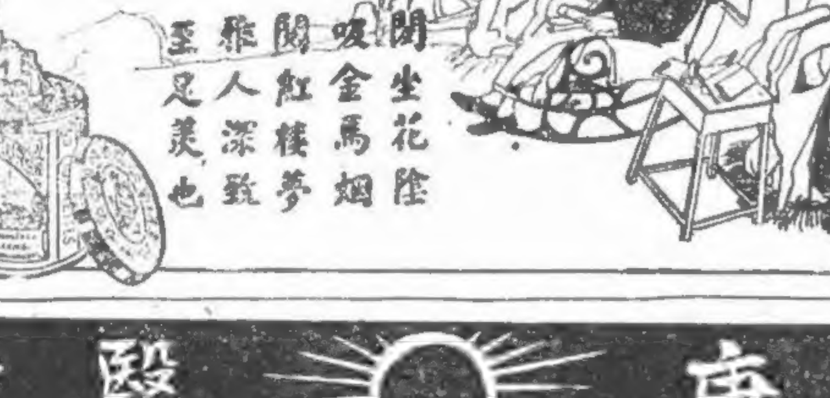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九十六號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請吸高等國貨 金馬牌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謹啟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自來血 海波藥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梅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一元

伯庸醫院

美國人工太陽燈

專治搽藥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院址上海大世界西對面（電話中央一六二四）

金少梅艷影集出版

梅花館主編輯 每冊售洋四角（八折）

代售處 上海 大世界報社 三馬路 文煥印刷所 四馬路 世界書局 拋球場賣報人處

米劍華

由京來申推拿專家 專治筋骨等症

□出診二圓□ □門診五角□

寓法界寶昌路東頭八仙橋南首電影園對門居安里七號

泰西男女跳舞法教授

男女兼收 一月畢業

□報名處□ 上海赫司克而路三十五號

□報名時間□ 每禮拜六夜六時至十時 每禮拜晝夜

鄭廣福堂衍製 新發明 狐臭散

雙料每瓶陸角 單料每瓶三角

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廿號 永泰棧烟行

萬應消癮丸

發行所 正威大藥房

[illegible]

灌園畫例

山水人物花卉走獸同例 中堂每尺二元 屏條每尺一元 册頁每方二元 摺扇 紈扇每柄一元 點景另議 劣紙不書

收件處 (一)晶報館 (二)寓愛而近路 (三)四馬路亞東圖書局

介紹人 包天笑 步林屋 張丹翁 朱[illegible]芬 馮叔鸞 余大雄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illegible]

華北新小說叢書出版

一本書發刊之動機由於葉楚傖先生所著之『衣冠禽獸』示余余視此作實發括儒林外史紅樓夢水滸之衆長爲近今說界不可多覯之名著歎喜讚嘆不能自已爰發願刊行以餉同好適海內文壇珠玉紛投以鼓勵付印之決心偶爲排比以收稿之先後爲序... [illegible] ...華北叢書...

▲本書目次

▲蝶魷（短篇） 劉向辰

▲愛的陷坑（短篇） 葉楚傖

▲小說家之妻（短篇） 周瘦鵑

▲可憐（短篇） 張[illegible]

▲[illegible]

▲驚歌女郎（短篇） 馬二先生

▲誰的愛（短篇） 張慶霖

▲訂婚之夜（短篇） 孔襄我

▲墮落（短篇） 張慶霖

▲一個可憐的主筆（短篇） 劉向辰

▲兩個戀的談話（短篇） 張[illegible]

▲一個妓女的話（短篇） 馬二先生

▲綠林怪傑（長篇） 李涵秋

▲[illegible] 葉楚傖

▲雜貨店（二十一則） 包天笑等

定價每集八角特價四角

寄售處晶報館營業部

欲謀職業者鑒

本校由南匯陶雪生設立分（女子部）（英文打字速成科）（補習專修科）（商業英文夜學部）（高等小學科）（國民科）已歷第十學期成績經全國各官廳各團體各機關及社會名人獎勵在案如去年由本校保薦而得職業者計三十三人現正籌建高大新校舍下學期添聘有學識有經驗熱心教育之男女教職員內容重新整頓改良管理取嚴格主義訂正教授注重實用諸法務以實事求是爲目的茲擴充學額添招各級男女新生三百名膳宿走讀選科插班均聽自由倘於開學以前來校報名或兄弟姊妹二人同來均得減費一元膳宿生更可免納夜校學費有志者請從速來校報名附業章程册（函索附郵一分）來校取閱開學凡月一日即陰歷七月初十 再童子軍部游藝部凡年在十歲以上念二歲以下祇能守規律無論何人均可來實習學雜費不收分文

上海法界巨籟達路陶雪記內 求是學校 主任周瑛啓

進愛醫院

[illegible]

院長張雪蓀謹啓 院址上海南市城橋大洁路口文元里

警告

蒼蠅傳染霍亂 蚊蟲傳染瘧疾 快用應牌蚊香 蚊蠅頓時絕跡

仙樂製香廠發行

上海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及各大商號均有經售

[illegible]

速領現金五千元

上海南京路轉角美國駐滬紐約眼鏡公司廣告

[illegible]

陶雪記開始營業通告

[illegible]

真正西藏橄欖

[illegible]

生殖器病 秘塞自療器

[illegible]

總發售 上海西中華路惠安里一弄 靈理[illegible]

治瘡

皮病如疥癬癩疹痱及蚊虻蟲咬瘡瘍如癰爛脚花柳下疳痔瘡等搽以此膏化毒拔膿且愈後皮膚完好效力迅速患者試之便知也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盒大洋七角每打大洋七元

兜安氏馳名藥膏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諸

□詠乖　（丹翁）

兩期前的本報上、有一個自稱『非虛』的打趣我、說甚麼『紅了乖乖苦』、哈哈、非虛是那一位朋友化的名、我要奉敬你一首啊、總摸不着你的歷史、我只好上個老當、下次別要這樣呀、不過『乖乖』兩個字、到如今要算個極好的名稱、因爲『乖』字、雖含着相背的性質、但是一做了『乖乖』、便成個雙料乖覺的人、而且爲一不肯做乖乖、簡直不得好下塲、甚至於就要弄個『匪』的頭銜、加到頸子上呢、你們不信請看看、某總統乖乖的下去、多麼安穩、某總統不乖乖的、就坍台了、某巡閱使乖乖的化錢、多麼得勁、某巡閱使不乖乖的、就倒霉了、山西某公之類、乖乖的不動、設多麼好、河南某公之類、不乖乖的、就要傾家敗產了、這豈不是些已過去的榜樣嗎、未來的還有呢、就像命馮玉祥、做這個綏皖剿匪的總司令、這不是專對着不乖乖的人、下的辣子嗎、阿呀呀、如今有人不乖乖的、豈不就要被這位馬二先生當作匪看待了嗎、這些子全不管他、姑且做上一首打油詩耍子、詩來了、

揚州橋掛你爲誰。我吃乖乖一個虧。『人』『(匊)』腿居然求妙『乖』。由(中)形終是把頭『乖』。時賢各自頑菩薩。國事眞成弄小兒。玩到老夫紅了乖。乖乖有你討便宜。

□旁聽總統　（淸波）

黎黃陂就任後、曾經出席國務會議、隔了一兩天、公府裏秘書寫信到報館聲明、說是總統出席國務會議、是去旁聽的、這也算是黃陂表示尊重責任內閣制的法制精神、我們自然說不出什麼不佩服的話、可是總統上面加上『旁聽』兩個字、令人聽着、似乎有些不表滿意、有人說大總統不過旁聽而已、我們小百姓更可以旁觀了、因此我想找一位名手到一塊『旁觀國民』的匾書呢、又有人說、如今的中國、要想做總統、除了『旁聽』、行嗎、要想做國民、除了『旁觀』、行嗎、萬一於『觀』『聽』以外、有什麼主張、老實話、連你這『旁聽』『旁觀』的權利、全剝奪了、所以黃陂畢竟是一個聰明人、

□善薩解　（意嬌）

外國人到中國來傳教、他一開口、便說中國人崇拜偶像、這偶像是什麼呢、道教裏不必去說他、佛教裏就稱之爲菩薩、本來菩薩是個佛教中專門名詞、那鄉愚無知、連道教中的神也有呼他爲菩薩的、如城隍菩薩、雷神菩薩之類、所以從一部分人眼光中、凡是耶穌教中稱爲泥塑木雕的、都稱爲菩薩、黎黃陂大家都稱爲黎菩薩、這個綽號、到底是尊重他呢、還是嘲笑他呢、要是從尊重他一方面說、本來菩薩是慈悲心腸、說他心地慈善、眞如一尊救苦救難的菩薩、若是從嘲笑他一方面說、那就是一部份人心中的偶像、泥塑木雕、傀儡罷了、你們大家瞧、廟裏的菩薩、自己不能做主的、全靠一班和尚香伙、給他做主、你向他磕一個頭、他也不響、你向他踢一腳、他也不響、那菩薩活動的人、便是吃菩薩、着菩薩、「羅漢無柴燒菩薩」了、所以無論極好極惡的和尚、他廟裏不能不有一尊菩薩給他擺個樣兒、就是這個意思、

□聖人加一級　（臞公）

清波先生、做了一篇『聖人歟大人也』的文字、把那大人兩個字、解得煞是有趣、可是在下、還有一條別解、也要寫將出來、博大家一笑、

小時讀論語、記得孔老夫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他把天命做第一位、大人做第二位、聖人做第三位、這便是一種天然的階級、這位南海康先生、大家都稱他做聖人的、現在却改稱做大人、可預是由第三位、升入第二位了、所以我說、這叫做聖人加一級、

爲甚麼要加一級呢、這還是前淸時代的慣例、大凡那班官僚與命婦、到了身死以後、都是要比生前加一級的、譬如康先生的太太、生前是孺人、死後便要稱安人、生前是安人、死後便要稱宜人、這是向來牢不可破的規矩、康先生雖然健在、但是夫榮妻貴、妻榮夫也貴了、現在他的太太旣已加了一級、他自然也要陪着、加起級來、所以改稱聖人爲大人、多分就是這個道理、

有人說、這位康先生、萬一再升一級、豈不要稱天命了麼、我說、那恰不成、康先生的生平、最不甚他忙的、便是這天命兩字、假如天命兩字、肯去助他張目、他那魂夢不忘的眞命帝主、可就早已登位、連他這大人兩個字、也就腳踏實地的、做起來了、又何至於惹起人的疑義呢、這回他自稱爲大人、也是硬要去和那反對他的天命、礙個釘子、現在大人與天命、已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像他這樣大人長大人短的、只管自家嚷得熱鬧、却也顧不得天命笑人了、唉、康先生、可憐啊、可憐、

□不是好東西　（通紅老頭子）

不是好東西。如何肯是黎。丈夫或可偉。妻偉嗎東西。

不是好東西。天將斬斗齊。人中有個傑。天傑嗎東西。

不是好東西。公分背就私。通紅老頭子。一對好飛機。

不是好東西。無南北東西。試問南北一。不管嗎東西。

不是好東西。公從那處飛。梅雲旣對對。夾塲老飛鷄。

□是甚嗎東西　（通紅老頭子）

是甚嗎東西。原來你不知。通紅老頭子。便是一隻口。

是甚嗎東西。原來你不知。通紅老頭子。不是一隻口。

是甚嗎東西。原來你不知。通紅老頭子。叶韻湊四支。

是甚嗎東西。原來你不知。通紅老頭子。猜此謎一局。（『罰一局』）或用『敬一枝』）

按、飛私先生、一徑尋着通紅老頭子廝殺、當眞欺人年邁嗎、哈哈、好東西、甚嗎好東西。

還再世　（志君）

（四之二）

大寶一人、想來想去、總活不過去、遂大哭了一塲、拿了條衿帶、就吊死在床上了、次日早晨、鄰舍人家、見他家毫無聲息、等到晚、仍不開門、叫又不應、遂知有異、連忙約了鄰近幾家、弄開了門、上樓去一看、只見床上掛着個人、連忙解下來一看、已死了許多時候了、那鄰舍人家、去報了地保、肉店主也知道了、遂到地保家裏說明了來歷、叫他不要去報縣、又回到家裏、差一個人、連夜去告訴沈六卿、六卿知道了、叫人回那來人說、沈六卿已不在此做了、那人回去、回覆了肉店主、店主人很可憐大寶、就自己拿出錢來、把大寶成殮、就附近鄉下地方的荒塚上葬了、不表、

再說六卿聽見他姊姊死信、暗暗歡喜、下一年、那方柏舟也死了、原來柏舟看自己的病重、知道不能好了、旣無妻室、又無兒子、只有一女兒、名品寶、年已二十二歲、已嫁了多年、因柏舟有病、故此來已數日了、柏舟遂向女兒女婿說道、我總不能活了、我這店開的時節、也沒有多少資本、因這數年生意好、故營一變十了、前數年、沈六卿也落一股分在分、若我死之後、你要仍舊開的、就開、倘若不要開的、三份之中、分一份給六卿、二份歸你們好了、品寶夫婦答應、柏舟又叫六卿、也如此與他說了、六卿自然應允的了、

□和淸波虛詞　（臞蝯）

苦把揚虛鬧一塲。丹翁怒矣我何嘗。（原詩、有掠怒虛兒旁與臞句。）生來僥舌渾無那。慣喜隨人說短長。

不請黎來又弃乾。請黎來正好頑頭。而今國事皆兒戲。好作揚虛一例看。

開道黎菩巳入都。裁兵廢督事何如。虎頭至竟多蛇尾。虛子原來蓋子虛。

巧將韓紫替王瑚。强說蘇人巳治蘇。（按、治字當讀平聲、今人口頭、乃皆作去聲讀、故仍之、）莽四朝三君莫問。虛名却好賺揚虛。

□參丹翁　（臞公）

丹翁與高落筆、竟謂余爲祖孫抑祭者、此雖戲言、余終不欲任受、不可以不辯也、爰答以詩、

孫黎分據陳吳合。天下洶洶盡可哀。怪底丹翁吏多事。無端牽率老夫來。

本來同姓不同宗。管甚中山中不中。却羨君家家世好。紅鬚分與老頭紅。

（丹翁致人書、嘗自署曰、通紅的老頭子、故云、）

許劇捉羊　（小隱自北京寄）

此次楊梅南下、名伶與名士、相爲微逐、備極一時之盛、因而互相標榜、然卽在本報所見者、已洋洋灑灑矣、然聞之北來友人、多謂楊梅此番到滬、號召力極形微薄、園主因而賠累不少、以視名流文字之鼓吹、何其左耶、此不可不就吾人眼光、有良心之評判、以釋茲誕焉、夫小樓在今日劇界、誠可執武生之牛耳、凡竹觀月樓月山菊生者、蓋莫不有所況愈下之嘆焉、若挑華車長坂坡之類、尚能略存先正典型、誠屬鳳毛麟角、獨此八大鎚之陸文龍、小樓開武生之創格、失之粗野、無一是處、以視王楞仙、殊未可同日而語、不但說昔時之神情話白、通體皆謬、卽打將之武把、一手一勢、一舉一動、亦絕非楞仙之遺法、而雜尼則更無論焉、今日顧曲家、竹見楞仙者、能有幾人、其稱許小樓、猶爲奇絕、雖屬鄙陋、不足爲責、乃自謂竹見楞仙者、亦復謬譽小樓之陸文龍、甚至相提並論、苟非彼時尚在童稚、不解楞仙之佳處、便屬今日感情用事、不惜犧牲識曲名譽、吾爲此言、並非有惡小樓、實欲存楞仙之眞、不容以僞相混也、梅嗓昔巳近塲中、論色亦屬過時人物、王鳳卿之唱調、直喉而出、其音近左、號稱學汪、昔不知大頭造何冤孽、死後蒙此奇恥大辱、郝壽臣之學黃三、俗野浮僞、惡劣不堪、郝果似黃、則黃亦不成其爲黃矣、爲此言者、其果以混人爲易欺耶、亦所謂捉羊也、

吉言　大晶香煙　吉言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理

大前門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諸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　（涵秋）

第四回　明大義賢女茹冰霜　拾墜歡書生弄風月　□九九□

翠蘋見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全是些不入耳的話、便和他們爭論、也是沒用、只得挨近范氏身邊、含淚哀告着說道、好婆婆、你老人家可替我說句公道話兒、我旣巳不顧羞恥、巴巴跑到這邊來了、生是賀家人、死是賀家鬼、我丈夫又不曾休棄我、如何能夠隨着爹媽他們回家、范氏嚇得戰戰兢兢的說道、哎唷、你叫我說甚麼呢、你瞧你爹這樣狠虎也似的、恨不得拿口涼水、將我吃下肚腹裏去、我若再攛動着你不放、他們可能饒我、好姑娘、像我這份人家、死的死、逃的逃、出的亂子巳是不少了、可不能再遭這樣變故、……翠蘋到此、見他婆婆替自己也做不得主、眼見得沒有希望的了、心裏一恨、隨卽對着那口棺材、將頭撞將過去、說時遲、那時快、幸虧張大嫂手脚靈活、一把將他摟抱住、翠蘋因爲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由坐在地上、放聲大哭、（處境如此、眞是無可如何之日也、爲之廢書三歎、）張大嫂伸了伸舌頭冷笑道、好烈性子、我不料世界上竟有這樣獃鵝、好容易修到一個人身、又這般鮮花似的、他竟肯不要性命、我眞猜不出他這顆心是甚麼東西做的、……張大嫂在半邊自言自語、却好那一堆閒人當中、有幾位年紀高大的、便上前發話道、袁老板你凡事須得有個斟酌、旣是你家令愛、決計不肯隨你們回去、你們便偪死了他、自己良心上也講不過去、況且翠姑娘在先幹的這事、你們老兩口子不是毫不知道、哦、當初容他私偸漢子、此刻又施展出威風來、逃了一個女婿、又打算另招一個女婿、天下也沒有這等便宜的事、依我的主意、翠姑娘旣立志守節、也算替你掙了一口氣、不如趁早見機、大家養着盒子搖罷、萬一定要攀開竹子砍梅花、將來鬧出懸樑跳井的笑話兒、我們做鄉居的、也就待着血海干係呢、老實說、我們就得預先寫一張狀子、到縣裏去告你一下、那時你可不用懊悔、……

鬼亦揶揄　（林屋）

瀟湘雲女伶、有小妹曰金梅、一日忽病、家人覺其狀異、疑爲鬼祟、乃效俗間卜鬼法親之、卜鬼法者、焚香於案、前置淨水一盂、浮竹箸其上、卜者歷問何鬼、是則箸立、更問何事、是則箸仆、瀟家卜時、問及瀟亡母、其箸忽立、歷以家事問、箸皆不動、家人大懼、命瀟跪禱者三、亦不動、久之忽憶瀟有姊六歲時、其祖媼攜以出亡、留養其寄女金月梅家、祖媼死、十餘年無耗、近月梅來滬、有女少梅、年齡與合、小名亦相同、疑卽此女、乃祝而問曰、少梅果吾家女、今亡者欲令歸宗耶、其箸應聲而仆、瀟家復祝曰、茲事前巳召爾夫趙連仲自粵來、以問月梅、月梅堅不肯承、事無確證、事無徵也、亡者有靈、能示兆於月梅、令其追衷自悔乎、於是其箸再立再仆、瀟家額手相慶、以爲少梅指日可珠還矣、而歷時月餘、卒無朕兆、豈月梅家迷方降、鬼不敢近耶、抑瀟家涉想太妄、鬼亦揶揄之耶

北游小記

□十八□　（小隱自北京寄）

□自楊小樓梅蘭芳王鳳卿小翠花一行腳色赴滬後、都門劇界、形勢爲之一變、楊梅旣去、吉祥園遂扣鍋矣、重要人物、旣巳全行、當然不能存立、惟小翠花一人關係慶樂三慶兩班、自翠花行後、慶樂卽巳停演、三慶方面、由余叔岩復與尙小雲和好、始又演唱、近自小雲復回三慶、而慶樂卽巳歸於消滅矣、余尙之外、惟程艷秋尙具有獨立之精神、日營業亦如不寂寞、但自蕭高裁人令下、一時打破飯碗者、幾及萬人、在平日欠薪擁有虛名、尙可從事拉扯、今根本剷除、舊逋新債、相逼而來、尙有此閒情逸致、作徵歌選色之舉、以故每日以來、不但戲園營業寥落、卽八埠游人、亦與炮聲隆隆時相彷彿矣、日前余叔岩同陳德霖演南天門、上座亦只四五百人、餘亦概可知矣、

□節近端陽、三慶日戲、斌慶社科班接演全本混元盒、此戲曾見於紅樓夢、當亦爲崑曲之遺、皮黃有此、始自俞菊生、昔者菊生演此、共分八本、其中如琵琶記、刺紅蟒、五毒精、鄱陽湖等、王瑤卿梅蘭芳王蕙芳、雖嘗演之、然刪繁就要、與原本稍有出入、斌慶社爲俞振廷所創、此戲腳本、出於家傳、情節穿插、尙係舊日成規、演者中、如俞華庭爲步蘭徐碧雲小桂花、均尙可取、華庭爲菊生少子、可稱家學淵源、惟此子之所謂家學、傳之於兄、而非授之於父、其出塲之橫眉豎目、與夫矜奮滅裂之狀態、儼然又一俞振廷也、斌慶社演此、頗自矜貴、每日只演三五塲、須分十餘日方演完全、予有志窺其全豹、際此暑熱、其苦殊甚、付擬兩三日、卽巳不能復耐矣、

□談摭　（臞蝯）

□丁巳復辟之役、張勳康有爲輩、純以兒戲出之、遂致鬧成歷史上之笑柄、漢陽易實甫（順鼎）雖嘗以遺老自命、然殊不贊張康之所爲、當復辟事起時、曾賦病榻書事八律、中有句曰、『伶辰沖人涕淚零、夷齊文謝滿朝廷、』『爭將紅頂綴頭白、那有丹心照汗靑、』又曰、『好官竟向朱溫乞、此輩應敎白起坑、』痛快淋漓、可爲浮一大白、其尤妙之句、則曰、『以三千卒當全國、祇兩重門作帝家、』彼時危險之情狀、恰是如此、一經道破、尤令人忍俊不禁、惜余未見其全詩、僅聞人傳誦云爾、而張康搗亂國之罪、卽此寥寥數語、已不難據作爰書矣、

□辛亥光復以後、武人跋扈、軍隊橫行、人民頗受其害、顧又不敢指斥、因謂兵曰丘八太爺、蓋隱語也、按、以丘八指兵、其原甚古、崔鴻十六國春秋載、容垂傳云、慕容翼夜邀垂於河橋擊之、垂夜夢見孔子墓、傍墓有八、古者曰、孔子名丘、八配以丘、兵字也、路必有伏兵、垂以爲然、遂自涼馬臺結草筏而渡、此實丘八兩字之所由本也、又今江淮間人、稱退伍兵曰三太爺、以八去五、適得三也、其義亦新、

□答寒雲

寒雲先生足下、鄙人前以左戲爲左傳、謬謂顧曾考訂、深佩虛衷采納、案說文戲、許氏注三軍之偏也、師虎敦有左右戲可證、吳愙齋說文古籀補、亦嘗引之、當卽左右軍耳、謹質諸黃葉翁、（滬魚投稿）

□誌謝

昨承會文堂書局惠贈鶴叢書一部、精美絕倫、鄭子褒君惠贈金少梅艷影集一冊、所集芳影甚夥、大東書局惠贈星期第十六期一冊、世界書局惠贈新聲第十六期一冊、國華書局惠贈小說新報第七年第四期一冊、內容均極精美、特此誌謝、

一年有半　（第二編）　（天笑戲述）

□三四□

淑雲道、大嫂昨天來的、還有到那今天外祖母約了去看戲、他們說是天故後、就算是劉鴻升了、但是上海人聽戲的程度、只怕沒有北京高、還是梅蘭芳來了、倒可以賣座、所以上海只可以說看戲、不可以說聽戲、伯濤道、淑雲妹妹這話不差、我聽得一個什麼留聲機器公司裏人講、梅蘭芳的唱片、起初以爲生意非常的好、及至製好了發賣、却也不過如此、可是請他唱戲的成本、倒非常之大、這可以悟出梅蘭芳的是以賣錢、容貌比藝術勝、所以與其聽梅蘭芳的唱、不如瞧瞧梅蘭芳的臉子、那留聲機器中、只有梅蘭芳的唱、沒有梅蘭芳的臉子、所以生意就不行了、要是譚鑫培劉鴻升的片子、到底就不同啊、說話中間、小白菊花的常差先到、那小白菊花果然是小得可愛、跟常差的一個阿姐、却也有二十五六歲、有些兒烟視媚行、走進來便問姓何的在那裏、叔禮便指着道、是這位何太太叫的、小白菊花便坐到伯濤夫人身邊、笑嘻嘻的不作一聲、伯濤夫人便攜着他的手、問他今年幾歲了、小白菊花道、今年十六歲、伯濤夫人道、怎麼這一點點兒、便有十六歲了、叔禮笑道、大嫂你不用問他、上海的小先生、要你自己估看是多少歲數、便是多少歲數、你若要問他、便是拖在手中、也說是十六歲、伯濤夫人道、這却爲何、叔禮道、上海租界章程、要過了十六歲、纔可以做生意、所以你們問他、他都說是十六歲了、伯濤夫人道、原來如此、又問着小白菊花道、你此刻到底幾歲了、小白菊花道、三少說估價是幾歲、就論他估一估、到底幾歲、叔禮道、不用估得、誰不知道你今年十三歲、伯濤夫人道、是不是、小白菊點點頭道是的、正說時、他的拉胡琴先生來了、誰知小白菊花人雖小、嗓子很大、眞個響遏行雲、而且圓轉自如、不由得大家喝一聲彩、淑雲道、唱得好、請他再唱一只、那小白菊花果眞又再唱了一只、叔禮輕輕的向伯濤道、琴師賞他一塊錢、伯濤待小白菊花唱完了、便給了他一塊錢、琴師謝賞自去、

哀鴻　（大雄）

天津十五年前之女伶、有王克琴者、與小蘭英齊峯同時、工花旦、項城督直時、頗賞其藝、時招入署演唱、當時伶人、月享千金者、僅三數人、克琴亦其一也、後從張勳去、不復現身台榭中矣、比年聞其下堂南來、然未見復出、想巳厭倦管絃、不再以技自見、昨忽見其致人一札、有重登歌塲之意、且述下堂之由、頗足引爲談助、特附刊於後、海上人士、欲一見斯人之顏色者、當不少也、潯陽琵琶、徒感江州、顧曲江關、甯無憶七二沽間之盛事耶

◉口口先生偉鑒、憶昔津門獻藝、得以時親芝采、駒光如駛、別來忽忽將十稔矣、比維賢緣多福、潛德適時、爲無量頌、竊以蒲柳之姿、自承張帥寵幸、藏之金屋、私以竊喜終身得所、孰知愛憎不一、虎威難犯、淸以病謂染嗜好、遂逢彼怒、而見逐、命也如斯、夫復何言、故於九年秋間、自津來滬、幸得諸戚友相助、得免凍餒、現以生計所迫、擬重理舊業、惟素仰先生古道熱腸、且爲文學泰斗、於新舊戲曲、造詣甚深、欲趨前求教、深恐冒昧、故特肅緘先容、如蒙賜見、卽請示知、以便晉謁台端、專此布達、敬請道安、諸維愛照不宣、　李文淸（原名王克琴）叩啓、